

本战败也没有追到最前线，但是它加入国民党海军后，却长期被视为重要骨干舰艇，一直活跃在台湾海峡和大陆沿海，达五六十年之久。这是因为，这种“美”字号登陆舰，对国民党海军来说，实在不可多得。国民党海军在1945年后最大的敌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双方作战特点决定国民党军经常出现要用海军协助陆军进行部队调动，特别是撤离的情况。而解放军海军又擅长小快灵的海上机动作战，经常痛击国民党海军防卫薄弱的运输舰艇。“美”字号是登陆舰，可以装载大量人员和装备，同时，相对于大而笨拙的“LST中”字号，它的吨位和吃水又使它适合各种条件下的作战。尤其是这种军舰的武装十分优良，一般都拥有40mm双管机炮1座，20mm单管机炮6座及数挺12.7mm机枪。部分“美”字号舰如“美平”号甚至曾在舰艏装置一门3英寸炮，亦有装置5英寸火箭发射架来提高其作战火力的。其造型简直是一只浅水中的刺猬。这种密集的小口径枪炮火力，对于吨位较小的解放军小型炮艇、鱼雷艇来说，威胁甚大。而它适中的吨位又使它较为灵活，不容易被解放军的鱼雷艇命中。“美颂”号刚接收的时候造型颇为独特，它的舰桥偏在一侧，活像缩小了的航空母舰。这是因为它的中舱是前后连通的一个大舱，可以装载5辆水陆两用战车，而中舱顶部没有承重钢板，以避免出现头重脚轻的问题。无可奈何之下，舰桥只好被挤到了一边，如同一个圆形的钢筒。其首部有高昂的炮台，可以对后方敞开的大舱起到保护遮蔽作用。

这种没有重火力，速度又不快，因此在美军中被视作消耗品的军舰在台湾海峡却有特殊的价值，属于既能运输，又能打仗的多面手，很受国民党海军的喜爱。“美颂”舰1975

年接受了“新美计划”的改装，一直使用到2005年才退役，可见其在国民党海军人员眼中的价值。所以，毛却非的这次起义确实让国民党方面十分恼火。尽管毛却非属于蒋介石在海军中的嫡系——电雷学校出身，而且在抗战中颇有战功，但依然被判处死刑。对自己的死毛却非泰然自若，只是请求允许其妻返回大陆，代其向父母尽孝。国民党海军当时骨干多来自电雷系，看在同学情分上帮助做工作，毛这个要求最后得到了满足，倒也有些出乎意料。与毛同案的助手马健英逃脱一死，后辗转返回大陆。而受他牵连，同被视为有叛乱嫌疑的帆缆军士王东川、陈伯秋等，被审查后送国民党军陆战二旅集训队进行惩罚性管制。近年，王的儿子在台北提起诉讼，为当年这些受害者索取到了一定金额的赔偿。对这次起义，有一个争论点：台湾方面有人纪录“美颂”舰起义时双方各据艏艉，激战多时，最后毛部下不敌，起义才归于失败；然而，大陆方面的有关文献表明，这次起义是由于参加起义的部分人员动摇举报，国民党方面迅速派出部队，于预定起义日1949年10月19日凌晨包围了“美颂”舰，逮捕了毛却非等十多名起义官兵，起义还没有开始就宣告失败。当时“美颂”舰在香港水面，不久被国民党方面押往澳门，一周后驶向台湾。毛却非等随即被关押海军凤山招待所，这个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战斗发生。从其他史料分析，可能是台湾方面的研究者将“美颂舰”起义和“永兴舰”起义搞混了。“永兴舰”起义时确实发生过类似的枪战，但最终国民党一方的官兵控制了军舰。毛却非起义失败后，“美颂号”撤退到台湾，在台湾海峡十分活跃。金门炮战期间，它曾拖带被鱼雷击中的“中海”号登陆舰逃出生场，因而被颁发陆海空军褒扬状。当时的舰长为熊秉诚少校。但是，以结实、

火力强著称的“美”字号军舰，在这次战斗中也有多艘被击沉、击伤。在此后的东山岛登陆/反登陆作战中，“美”字号军舰也颇有损失。这都显示出在解放军炮兵火力的发展面前，“美”字号军舰的活动余地有逐渐被压缩的趋势。此后的“美”字号军舰主要充当武装运输舰使用，渐渐脱离了一线。解放军方面也对这种军舰印象深刻，在某部电影中，曾有奇袭击中“美狮”号炮轮的情节，“美狮”号并不存在，但显然影射的是这种“美”字号登陆舰。2005年，服役近60年的“美颂”舰终于退役。

#### 胡其恩（1919—1949.11）

胡其恩，又名胡佑、胡蕲，原籍简阳县石桥镇陈家沟，1919年生于成都，共有弟妹5人，胡其恩居长。

胡其恩4岁上学，10岁考入成都县中，14岁考入成都联立中学（现石室中学）读高中，成绩一直优秀。高中毕业前，因反对学校当局为国民党某官员举行纪念会，胡其恩和20多名同学被开除学籍。

1936年，胡其恩的同学李大中要去延安，因家里不同意，决定私自出走。一天，李大中到胡家向胡其恩告别，胡其恩把自己一件新驼绒大衣送给了李大中，父亲知道后打了胡其恩一顿。

高中毕业后，胡其恩考入四川大学农经系，因为父亲生病，家境困难，读书两年后辍学。离校后，他开始阅读《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等书籍和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著作，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1941年冬，胡其恩考进中国农民银行第一期训练班，次年一季度毕业，被分配到农民银行当职员。在此期间，胡其恩认真学习了《资本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对国民党贪污腐败、消极抗日、节节败退非常不满，说：“国民党腐败无能，非推翻不可。”同事们说他“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为人正



直，作风谦逊，有正确的政治见解”。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了内战，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胡其恩积极投入反蒋、反内战的群众运动。他订阅《新华日报》，学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国民党特务破坏成都《新华日报》发行点后，他冒着危险，身着长衫，夜间到秘密点领取《新华日报》。胡其恩把自己的宿舍叫作“解放区”，常邀请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职员下班后到他的“解放区”看进步书报，收听延安广播，讨论国家大事。

1946年初，胡其恩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成都职业联谊会”。同年7月，他参加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教授的追悼大会。有时他还返回四川大学，参加师生举行的反蒋、反美大会。

胡其恩很想去延安参加革命工作，但由于家庭原因未能如愿。在银行里，他常帮助有正义感的同事，同事们也像尊敬兄长一样尊敬他。他还常对弟妹们讲，“你们要好好学习，天快亮了”，并带回《新华日报》和进步书籍给弟妹们阅读。陶行知先生筹募经费办育才学校，胡其恩带头捐款，还积极组织募捐。银行内有人发起为蒋介石筹建纪念堂募捐时，胡其恩不签名，不捐款，而且公开反对。这些行动为银行当局所不容，1946年下半年，他被调到南充。在那里，胡其恩被当作危险人物，常有特务跟踪他。1947年，胡其恩从南充调到重庆北碚农民银行工作。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有的同事听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有点怕共产党，胡其恩对他们说：“共产党来了，只会好不会坏，你我都用不着害怕。”

胡其恩离开成都后，仍与成都农行的同事保持书信联系，了解成都民主运动的动态。1948年4月初，胡其恩得知四川大学一些学生在成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的示威游行中被军警镇压致伤的消息，立即写了一封慰问信，痛斥国民党的罪恶行径，还寄去

100元资助受伤住院的同学。但这封信最终落到了特务手中，特务还查出了他汇款去香港邮购进步书籍的汇款单。

1948年5月14日上午，在北碚农民银行的柜台外，有一个人走来问：“你们这里有一个胡其恩吗？成都有人会他。”同事们叫出胡其恩，胡其恩便跟那人到后面的主任办公室去了。过了一会儿，胡其恩对同事们说：“奇怪，那个人约我到外面去吃茶，但我并不认识他。”胡其恩就这样被重庆警备司令部当作共产党嫌疑逮捕了，关进渣滓洞第三囚室。

胡其恩在狱中坚持学习马列主义，了解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积极参加“争饮水”“绝食”和为新四军战士龙光章举行追悼会的斗争。反对特务打骂难友，深得难友们的信任，被亲切地称为“胡二嫂”。他还担任秘密传递消息的联络员，与共产党员余祖胜（小说《红岩》中余新江的原型）联系密切。余祖胜转到楼上二囚室后，常把楼上的消息传给胡其恩，胡其恩又传给其他难友。胡其恩在传递淮海战役以及“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胜利消息时，用“万炮齐轰”来形容解放军的伟大胜利。胡其恩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在斗争最艰苦、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对难友们说：“不要紧，一切都会好的。”他还用牙刷柄磨制成一颗红心，托人转交给一位亲密战友作纪念，表示他热爱共产党，忠于人民的红心至死不变。

1949年11月27日，胡其恩在国民党反动派惨绝人寰的渣滓洞大屠杀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1983年10月15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胡其恩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 结束语

简阳素有“天府雄州”之美誉，物产丰饶，交通便利，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长期遭受军阀统治和盘剥，简阳的革命活动不如其他地方那样轰轰烈烈，但也绝不是死寂一片。相反，在任何一个时期，民主和革命的活动从未停止，是四川、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1年前，简阳长期受到封建势力和地方军阀的统治，社会发展迟缓。在“五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简阳进步知识青年刘子华、彭宝珊、姜毓荣等人，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从而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部分人还接受了马列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受制于大环境的影响，没有能够彻底改变社会现实，但为后来的变革积蓄了巨大的力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列主义传入简阳，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中照亮了前进的道路。革命先辈领导简阳人民同国民党反动集团和地方反动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宏伟的战歌。在严峻的政治斗争现实面前，简阳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极不稳定，时断时续，几乎都是建立时间不久就遭国民党破坏而终止活动，但也为上级党组织的活动提供了宽广的阵地和稳定的后方。

1927年8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建立后，派人到各地清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使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1929年春，中共简州特支建立，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斗争，简阳的人民群众第一次亲身接触